



献给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漂族兄弟姐妹
光怪陆离的都市奇谭·触目惊心的畸变人性

迷

MIQIANG

吕培伟 作品

墙

在钢筋水泥搭建而成的都市丛林
谁能给我们指引回家的道路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迷 墙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墙/吕培伟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

2011. 7

ISBN 978-7-5090-0490-6

I. ①迷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40541 号

书 名: 迷墙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(010) 83908408

(010) 83908409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0490-6

定 价: 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青春是揉合了希望与悲哀的疯狂岁月。

——普希金

秋日的某个晚上，夜幕很快降临了。整个大地像盖着一床黑色的被子，被捂得严严实实。

平原安静得像个熟睡中的婴儿，只是路边草丛偶尔发出几声昆虫的叫声。但很快，一阵轰鸣声响了起来，打破这黑暗的寂静。

一列绿皮火车吐着白烟，嘶叫着经过，惊动了树林里的猫头鹰。这家伙发出一声怪叫，“扑腾”着跃起，融入了黑夜里。

车厢里散发着一股奇异的腥臭，笼罩在半空中，似乎挥之不去。这其中，有男人的汗味、女人的脂粉气，以及小孩的奶味。

姜舟靠在椅背上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刚才猫头鹰的叫声惊醒了他。以前，他妈说过，夜里听到猫头鹰的叫声，是不祥之兆。小的时候，每当有这种情况发生，他妈总是轻轻拽几下他左边的耳垂，然后嘴里念念有词，这样就能避免坏事发生。

想到这里，他居然下意识地这样做了，嘴里念叨着：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。刚做完这些，他就不住地鄙视自己：TM都这么大了，还相信这个，胆子也太小了。

他心里不由得烦躁起来，这车真慢，真挤，真脏，真……总之他一肚子不满。时间还早，旅程还很长。于是他尝试着闭上眼睛，想睡一会儿。可没过几分钟，压抑的感觉就让他醒了过来。他只好托着脑袋，看着鬼影重重的窗外。

思绪倒退，又回到了家乡那些熟悉的街道、面孔和场景中。对于新的旅程，他似乎没有激动和惊喜的感觉，倒是有些后悔。不该这么鲁莽就下决定，甚至有那么几分钟，他非常想跳出窗外，马上沿路返回。

当然，这种情况，只是想想而已。他打消这个念头，逼自己描绘一下前方的美好。比如，美女如云，风景如画。再比如，人们友爱，和谐共处。但是……这些似乎都和他没有多大关系。

他刚感到有些困意的时候，清晨却到来了。几缕破碎的阳光，照在脸上，暖洋洋的。一片片麦田、树林，一座座村庄、房屋，不停地从眼前晃过。车厢里也开始热闹起来，坐在他旁边的中年男人终于穿上了鞋子，站起来用力伸着懒腰。对面的年轻情侣，女人先醒了过来。她躺在男朋友的怀里，摇醒他。男子醒过来，这才把伸在她上衣里的手拿了出来。

姜舟假装没看见，他想去过道透透气。连过道也很挤，

行李被横七竖八地放在空中。地上更是一片狼藉，食品包装袋、矿泉水瓶子、纸巾被乱丢。甚至车座底下，还躺着睡着的人，活像一具具死尸。

穿着制服的列车员，一边打扫，一边皱起眉头训斥着。但座位上的人，似乎都没听见，不约而同地自顾自聊天，看窗外的风景。

好不容易挤到了过道，姜舟松一口气，回头看了看混乱的车厢，压抑的心情总算有了些放松。

他摸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支点上。深吸一口后，并没有进入肺里，而是直接从嘴里吐了出来。其实他根本就不抽烟，只是有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能让他平静一些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对面的过道也多了一个抽烟的身影。这是个女人，脸别向一边，看着外面，右手里夹着一支细长的烟。

她穿着黑色的高帮球鞋，蓝色的牛仔短裤和干净的白T恤，漆黑的长发随意扎着。露出一截腿很漂亮，线条优美。

姜舟看呆住了，他想起了处过两年多的女友赵倩，她的腿也这么好看。每次他们躺在一起的时候，赵倩总是说：“你看我又胖了。”他总会认真地回答：“哪有，你的身材棒了，简直就是完美。”然后脸上配合着一副夸张的表情。此时，赵倩就会温柔地把脸贴在他胸膛上，撒娇说：“你撒谎。”

每当这个时候，他的心脏总会抑制不住地狂跳，好像高潮就要到来。其实在他的心里，她的身体真的很美。

可惜他们没能走到最后。

二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姜舟算是个“混血儿”。他爹是汉族人，妈是少数民族的。

关于姜舟的出生，是很戏剧化的一幕。他爹没念过几天书，早早去学了车，当上长途货车司机。可悲的是第一次正式出车的时候，就遭遇了车祸。同车的副驾驶当场死亡，他虽伤得很重，但至少还有命在。只是没喊几声救命，就不省人事。

他是被某种声音吵醒的，睁开眼睛以后，却被吓得差点再次昏过去。一个画着鬼脸、浑身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、脖子上还挂着一圈铃铛的人，正在围着他摇头乱舞。自己的衣服被扒光了，很多地方都缠着布条，下身的部位被几片大树叶盖着。四周围坐着一圈人，还燃烧着熊熊的篝火。

那年他才二十岁，第一个反应就是碰见食人族了，因为

曾经在录像厅里看过类似的电影。场景基本都是这样，先扒光衣服洗净，然后在饭前做个类似于祈祷的仪式。他越想越害怕，虽然四肢并没有被捆上，可奇怪的是，居然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八成这些人是想烤着吃了自己，火都架好了，想到这里他忽然有些饿了。

折腾了一阵，鬼脸凑过来看了看他，又叽里呱啦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接着一个年轻的姑娘靠近他，开口说：“你没事了吧？”他愣了一下，没有反应过来。姑娘很奇怪，试着又说一句：“How are you?”

他根本不懂英语，以为她说的是民族语言，马上说道：“别吃我，别吃我。”姑娘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转身和鬼脸说了一通族语。鬼脸也笑了，又和围坐的人说了，所有人都大笑起来。

姑娘笑完以后说：“你别怕，这什么年代了，还吃人。我们只是少数民族，不吃人，你是汉族人吧？”他点点头。姑娘说：“刚才我们的村长给你驱赶走了身上的恶鬼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”他赶紧感激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此后，他在这村子里住着养伤。说来也怪，这里的人把某些植物的液汁涂在他的伤口上，好得很快。这里不通电，村里的人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。和他说话的姑娘，在森林外面的镇里上过学，会说流利的汉语和简单的英语。

他俩很快就熟悉了，渐渐产生了感情。在一个没有月亮

的夜晚，他们在村里的“神树”下，发生了第一次激情。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，是因为她的民族信奉“天狗”。族人都认为在没有月亮的日子里，就是天狗出没的时候，在“神树”下完成第一次交合，能给将来的孩子带来好运。就这样，在这美丽的大自然中，在地上和天上诸神的见证下，姜舟被造了出来。从这开始，几个月后，他就出生了，并且有了一个响亮的小名——狗剩子。

大半年后，他爹带他娘抱着他回了家。他奶奶当时在家里做饭，见到他们就大叫一声晕了过去。他爷爷从炕上跳下来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大家都以为他爹死了，被野兽叼走吃了。没想到，不但活着回来了，还带回两个人。

从上学开始，姜舟没辜负“狗剩子”这个小名，他很调皮，每当打架的时候，总是喜欢咬人。或者“天狗”算是保佑了他，虽然姜舟成绩一直一塌糊涂，但他却考上了一所三流大学。毕业后，他在离家乡很近的小县城里找了一份电脑程序员的工作。

三

日子就这么平淡无奇地过了一年，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，周末和同事喝喝酒，唱唱歌。赵倩曾经问过他，要不要去省城工作，离开这里。他笑着说：“去那里干吗？工作、房子、车子，甚至户口，多烦。还是留在这里舒坦。”这个时候，赵倩的脸色就会不好看，但他并没有在意。

后来，赵倩一人去了省城工作。

就在某个周末的晚上，和往常一样，跟同事喝了一顿酒后，他晃悠悠地回到家，躺在床上。不知不觉，就开始回忆毕业以后的生活，想着远在省城的女朋友赵倩，忽然就感觉一切竟然如此无聊。

以前没怎么意识到，可现在这种感觉却很强烈。就在这时，他大发感慨。便打开电脑，文思泉涌地敲下了一篇忧郁缠绵，让人看了能泪流满面的文字，并且电邮给了某个杂志社。

两个月后，他都忘记这件事了，却忽然收到一张汇款单和样刊，稿子居然被录用了。这顿时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天

才，将来肯定能在文坛发光发热，于是下定决心踏上了文学的不归路。

此后，他把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写作上，甚至朋友的酒席都很少参加，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停地打着键盘。

现实却不容乐观，在这往后的很长时间里，再无作品被录用。姜舟大惑，难道自己不是这块料？思前想后，终于明白：第一次发表过的作品，是在酒后写成的。这就跟很多第一次都是在酒后做完的一样，同样的道理。

恍然大悟后，他马上喝得酩酊大醉，坐在电脑前等着奋笔疾书。结果头昏脑涨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醒来后已是第二天，除了收获到头痛和一键盘的口水以外，没有任何进展。如此多次以后，他的脑袋和键盘都受不了这种折磨，索性放弃这个方法。

在又一次深思熟虑后，他觉得是生活环境的原因。自己必须脱离眼前这个熟悉、轻松的环境，去经历大事情，接触外面的世界，才能成得伟业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：去文化氛围浓厚的大城市寻找灵感。

但是他还不能下定决心，离开这平静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得来不易的生活。终于，一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他的决定。

这天是八月十号，星期五，下午四点二十八分。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昏昏沉沉地等着下班，赵倩发来一个短信。内容只有两个字：分手。就这样结束了两年零三个月又四天多的

感情，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，甚至连电话、短信都没通过。

他想来想去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虽然两人分隔两地，但也会经常见面，上次还甜甜蜜蜜的呢。如果非要强加上一个分手的理由，那就是这期间，赵倩又爱上了别人。

这件事情对姜舟打击比较大，赵倩是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。表面上他和平常一样，平静地上班，轻松地下班。但实际上，他每天都在煎熬痛苦中度过。夜里也睡不着觉，梦里全是赵倩的样子。

整整半个月，他都在这种情绪中沉沦。并且脑海中总是思考一些奇怪的问题，情绪很是恶劣。

这期间姜舟曾想去省城找到赵倩，问个清楚。但她换了手机号，甚至父母家的电话。他询问她身边的朋友，可所有人都像商量好了一样，没有人给他答案。索性，他放弃寻找。

就是这件事，坚定了姜舟走出去的决心。他想快速逃离这熟悉的环境，去一个全新的地方，以便忘记她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就这样，他收拾好行囊，带上所有钱出发了。

四

过道里的女人抽完了烟，转过脸，发现了他。姜舟一时没回过神，还在盯着她的身体看。女人眯起眼睛，上下打量。他这才意识到失态了，赶忙收回表情，脸色却有些燥热。

幸好这女人近视眼，没有看到他的窘态。她转过身，朝车厢走去。姜舟看着她的背影，咽下一口唾液。看装扮她应该是个学生，年轻真好。

列车减慢速度，缓缓地在站台停下。仿佛一瞬间，刚才还有些空荡的小站。忽然围上来各种各样的小贩，就像听到了集合号一样。

姜舟本来想下车透透气，但看到拥挤的人群，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转身踏进车厢，刚走几步，就看到自己的座位上，中年男人把一只脚放在上面，认真地剪着脚指甲。对面的那对情侣也没有闲着，嘴巴纠缠在一起，用力地吻着。

他心里泛起一阵恶心，立刻又回到过道，点上一支烟，烦躁地抽着。

抽了没几口，女人又出现了。这次她带着黑框眼镜，朝姜舟点一下头。她点上烟，抽了一口，惬意地吐出烟圈说：“你不会一支烟抽到现在吧？”姜舟假装认真地说：“是啊，我把烟抽一口就灭掉，然后再点上，如此反复就行了。”

女人摇摇头说：“蒙小孩呢，你。”姜舟笑了：“你是学生吧？”女人点点头：“你呢？干吗的？”姜舟叹一口气说：“浪迹天涯，四处漂泊。”“靠！”女人轻蔑地一笑：“这套留着骗小姑娘去吧。”

她猛抽了几口，熄掉烟。刚要走，又停下问：“我身上烟味是不是很大？”姜舟靠近闻一下，摇头说：“不是很大。”女人不放心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香水。先喷到手腕上，然后又拍打在脖子上。

确信没有味道后，她讪笑一下说：“我男朋友不喜欢烟味。”接着转身离去。

听到这话，姜舟心里一紧，又想到赵倩。

“靠！”他狠狠地骂一句，走进车厢，回到座位。

中年男人剪完脚指甲，接着从包里掏出一包鸡爪，一瓶白酒，惬意地吃喝着。对面的女人掏出手机，播放着音乐：“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……”

他一直觉得这首歌里的玫瑰如果改成月季，会更符合国情。

十个小时后……到达目的地。

五

这座北方最大的城市，是个光怪陆离的地方，即使对那些见识过很多不可思议的城市的人来说也一样。在这里的街上，不论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，都会拥挤着经过很多不同的面孔，他们擦肩而过，匆忙奔向各自的前程。

姜舟双脚踏在理想的土地上，马上被一股热浪包围，真TM热。他看着出站口，密密麻麻的人群。这才想到，自己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哪里。他在车站前的广场徘徊了一会儿，一个穿着背心大裤衩的小伙子凑上前来问：“哥们，去哪儿？要不要打个车，很便宜的。”

“去市中心多少钱？”他试探着问。小伙痛快地说：“三十，最便宜了，坐出租车要五十呢！”姜舟眼睛转了一圈说：“太贵了，最多给二十。”小伙皱着眉头说：“这……也太少了吧，多加点！”姜舟撇嘴，装作要转身离开。小伙急忙拦住：“好吧，就当交个朋友，走，上车。”

一辆红色的“桑塔纳”停在路边，两人上了车。姜舟坐在副驾驶，车子开动后，小伙问：“哥们第一次来吧？”

姜舟点点头。小伙笑了一下，不再说话。

大约二十分钟后，他有些奇怪，路边的高楼怎么越来越少呢。“你没走错路吧？”姜舟问。小伙没有回答，而是靠边停下车，看着他说：“到了，付钱吧。”姜舟四处看了一下：“你哄谁呢，这哪是市中心啊！”

小伙脸色一变，瞪大眼睛说：“我说是就是，快给钱。”姜舟脑子飞快地盘算了一下，初来乍到，还是自认倒霉吧。他掏出二十，递了过去。小伙眼皮一翻说：“不够，一百块！”“你！我TM还一分钱不给了呢！”姜舟火了。

“哼哼！”小伙冷笑一下：“你看看车外面再说。”他转过头，车外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三个彪形大汉，都光着上身，文着青龙白虎之类的，握着拳头向姜舟展示肌肉。他转过头咬了咬牙，掏出一百块。小伙接过钱，对着阳光看了看真假。然后满意地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以后出门，长个心眼，别老贪小便宜。你看啊，下车后，到对面的站牌坐公交车，用不了一个小时，就到市中心了，就在那边坐。”

姜舟拿着行李下车，目送“桑塔纳”绝尘而去。

这座梦想之城就是这么欢迎自己的，欲哭无泪。

他疲惫极了，应该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四处转了一圈，路边有一个小旅馆。他推门进去，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站起来问：“先生要住宿吗？”这人光着上身，胸部的赘肉快耷拉到腰间了，很恶心。姜舟把目光移开问：“一晚多少钱？”胖子抹了一把快落下的头发说：“单间带空调、厕所的